



〔德〕

埃尔克·海登莱希

Elke Heidenreich
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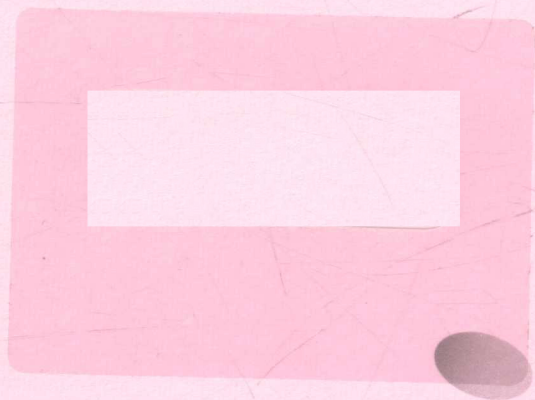
背对 世界

Der Welt den Rücken

丁娜

杜新华

译



[德]埃尔克·海登莱希Elke Heidenreich 著

丁娜 杜新华 译

背对世界

*Der
Welt den Rücken*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背对世界 / (德) 埃尔克·海登莱希(Elke Heidenreich) 著;
丁娜, 杜新华译. --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1 (2017.3重印)
(大鱼文库)
ISBN 978-7-5404-7818-6

I. ①背… II. ①埃… ②丁… ③杜… III. ①短篇小
说—小说集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0357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15-182

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:

Author: Elke Heidenreich

Title: Der Welt den Rücken

Copyright © 2001 by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Wien
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&
Culture GmbH, Germany

 大鱼文库

背对世界

BEIDUI SHIJIE

作 者: [德] 埃尔克·海登莱希

译 者: 丁 娜 杜新华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易 见 夏必玄

装帧设计: 天行健设计

内文排版: 钟灿霞 谭 细 圣湘宁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印 刷: 长沙鸿和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6.75

字 数: 113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3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818-6

定 价: 28.80元

(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: 0731-85983029)

003	——	最美丽的岁月
043	——	银婚
077	——	鲍里斯·贝克尔挂拍时
099	——	一家广播电视台的庆典活动
135	——	卡尔、鲍勃·迪伦和我
159	——	香肠与爱情
175	——	背对世界
208	——	译后记

目

录

“……因为一对恋人的幸福总是背对世界的……”

——罗曼·加里

“幸福的爱情。是正常的吗？ / 是严肃的吗？是有益的
吗？ / 两个存活于自己世界的人 / 会带给世界什么好处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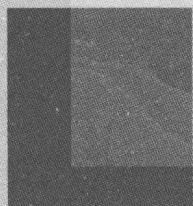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维斯拉瓦·辛波斯卡

“……你的心别有留恋的地方……”

——英格博格·巴赫曼

最美丽的岁月

Der
Welt
den
Rücken



我只有一次，唯一的一次，与我的母亲一起去旅行。那年她八十岁，腰杆挺直，充满活力，精力充沛，而我四十五岁，有腰痛病，感觉自己已经衰老，对生活总是牢骚满腹。我母亲生活在南方的一座小镇上，住的是一套很像样的房子；我生活在北方的一座大城市，住的是一套很不像样的房子。她上了年纪之后，我去看她的次数多了一些——其实我很不愿意这样做，因为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。但是我想她也许需要我，在她这个年纪，她会逐渐变得衰弱、健忘，所以我每隔几个月就要去一趟，帮她去办一些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杂事，开车到阿尔第超市去大采购，蹬着梯子把壁橱收拾擦洗一番，春天在阳台上种些花木，秋天再给它们剪枝，把花盆都搬进地下室——作为独生女儿，我做这些是出于义务，而不是爱。而且我总觉得，变得更衰弱、更健忘的人明明是我。我站在梯子上收拾壁橱，她在一边瞧着，指手画脚，责备我道：“瞧你那爪

子，又都搞脏了！”再不然就是说我杜鹃花剪得乱七八糟。她从来不会对我说一个谢字，从来都不会说：“妮娜，你干得真不错。”这是她永远都办不到的事。在我们家里听不到赞扬。“嗯，还行！”这就是能从我母亲嘴里蹦出来的最高级的表示认可的话了。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每逢我得了好分数，拿回家去时总听到这句话：“嗯，还行。”

我去看她时向来住旅馆，那个前台经理，毕尔格先生，每次见我进来都会对我行吻手礼，说：“罗森鲍姆女士，您对令堂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令人颇为感动，时下如您者甚是罕见，何况您公务繁忙。”

当时我在一家报社工作，于是他每次都让人把刚出的报纸送进我房间，如果上面有我的文章，他还要标上感叹号，好像怕我自己看不见似的。我走到楼上去，努力静下心来读报，不要再去想我的母亲。此时的她正一个人坐在家里，度过一个凄清孤寂的夜晚，而我在旅馆房间里也是一样。为什么我不能跟她心平气和地坐一坐呢，伴着一瓶红酒？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，说说笑笑，聊聊类似“你知道吗……”这样的话，然后讲上一段趣闻呢？我们从来没有说过“你知道吗”，如果说过，那一定是在怀疑什么。因为我们无论何事都没有达成过统一的意见，我们只在一起生活了十五

年，我人生中的前十五年。在那以后，我们的见面就仅限于互相的看望，我去看她，她来看我，我们的生活最好是平行的，不要混在一起。我们喜欢的不是同样的人，也不是同样的事。

头一件事就是酒。我喜欢高质量的干红葡萄酒。而她明知我这个爱好，在我去的时候仍然买那种带螺旋塞的便宜货，她的理由是，她没有那么大力气拔出塞子来。我至少给过她五个很好用的开瓶器，而且样式一个比一个先进，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气。可是它们全都躺在厨房的抽屉里睡大觉。酒还和以前一样是带螺旋塞的货色，而且从来不冰。不过，我宁可喝这种酒，加点冰镇矿泉水（“我这儿可只有不带气儿的矿泉水！”），也不要去跟她争论那些问题——关于我，关于我穿衣服的品位，以及我在报纸上写的文章，我的身体，我是多么不当心自己的健康，我对钱的态度是多么大大咧咧。这些都是她偏爱的话题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说起来没完，于是整整一个晚上就会这样过去。如果她说“你越来越像你爸爸”，我就明白，我们已经快到危险的边缘，这个时候我最好溜之大吉。

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将近三十年了，但是母亲对他的怨气却从来没有减弱过，并且把这股怨恨转嫁到了我身上。按她的说法，我“完全继承了他的性子”。这意思大概就是说，她的人生道路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，而这都是我们两个的错。

“你要是继续这么干下去，你就会像他一样短命。”她总是这样说。继续干什么呢？就是继续抽烟，喝白葡萄酒而不是甘草茶，不做运动——母亲在八十岁的年纪还几乎每天都去游泳——并且用层出不穷的绯闻毁掉我自己的婚姻。她之所以了解这些是因为我的表姐玛格丽特。我跟这位表姐已经二十年没说过话了，但讨厌的是她跟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。她偶尔会给我母亲打电话，说：“奈丽姨妈，你听说了吗，最近妮娜又闹出事来啦！”

“你从来不肯安分，”母亲叹息着，“和你爸爸一样。”

“爱情是一个永恒的工地。”我尽量轻飘飘地说。母亲摇着头，说：“每个人在一生中只能有一次真正的爱。至少我是这样的。”

她那一次真正的爱是给了我的父亲吗？我无法相信。他们的关系太恶劣了，在他死后，母亲的青春才真正绽放，但是她再也没有让哪个男人接近她。那么一定是在结婚之前发生过什么故事。可是，跟谁呢？更重要的是：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她结婚的时候是二十岁。当我出生时，我的父母已经结婚十五年了，在战争中父亲的假期里有了我。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偶然的产物，是在战争的后期出生的。“我原本不想要孩子的，”母亲这话不知说了多少遍，“那时候谁都不想要孩子，战争还

躺在我们的床上呢。”不过，在这之前呢，在这之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呢？母亲从来没有谈论过这段短暂而隐秘的爱情，她也几乎从来不讲以前的事。于是我对自己的家族、对她以及父亲的亲戚几乎一无所知，因为这些人不是跟我们吵翻了，就是早死了。死了，消失了，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了。

如果我追问这些事，她就会摆出一副拒绝甚至厌恶的表情。“我家全是伤心事，他家全是荒唐事。”她说——这个话题就算结束了。最多再加上一句：“你就像他。”

听到这话，我已经很清楚了，我应该马上结束谈话。于是我走进浴室。我照了半天镜子，寻找着我和她相似的地方。我的手几乎和她的一模一样，我的额头上也有着和她一样疑虑重重的皱纹——除此之外就没有了。幸好没有。我打开浴室柜，不出我所料，我送给她的那些名贵护肤品——面霜、乳液、香皂——全都原封不动地躺在抽屉里。她一如既往地只用妮维雅的香皂和护肤霜。“我用不着更多的呀，”她说，“这就够啦，有油脂，有水分，别的全都是废品。”我送给她的所有的东西，统统作为“废品”消失在柜子抽屉里——鞋，厚毛衣，能折叠的购物袋——不管我送什么，反正都不对。“谢谢，可是我用不着。”当我在电话里问她喜不喜欢我寄去的圣诞节礼

物时，她就会这样说。又说：“我什么都有。如果你能幸福，或者至少平和一点，那才是让我最高兴的事。”不过老实说，母亲送给我的东西我也不喜欢，譬如紧得要命的白色羊绒内衣，或者还贴着价签的酒心巧克力。在我们之间，谁也无法给予对方什么，也无法接受对方——至少无法替对方着想，无法和平共处。

当我平静下来以后，我又走进客厅去陪她，但很快就告辞了。她像大多数孤身生活太久、没人可诉说的老人一样，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，连个磕巴都不打，一直到我离开。

“最近天气好的时候我总是碰上那个长头发的男人，鬼才知道他为什么不剪头发呢。他说，您看那绿油油的草地，我们这里多美啊，那些傻瓜为什么总爱往外跑呢？我真搞不明白。我跟您说，我的那些朋友，两千五百！两千五百呀！一开始我根本不懂他是什么意思，他是说，他的朋友们到山里去了，那座山有两千五百米高，而且上面没有积雪！这家伙真是一个奇怪的苦行僧。他老婆死了很久了，我就想啊，他是怎么生活的呢？他每天做饭吗？他的身体看上去可不怎么好。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。你知道我碰见谁了？那个牵着几条卷毛狗的女人，她的狗就像小羊羔一样。我问她，那位总是坐着轮椅的布莱纳先生哪儿去了？我很久没见过他了。她说，您怎么还不知

道？他已经死啦。我说，这回他老婆可该高兴了。她早就盼着他死了。现在他终于死了。有一次她抓到他和她侄女在床上，从此以后他们的婚姻就陷入了泥潭。我真不知道这些男人心里到底有个什么魔鬼，不过我看你心里也有。以前那个家伙还总是骑马呢，可是后来他中风了，是啊，很正常啊。牵狗的女人说，经常变天，所以她的狗老是掉毛。我很讨厌卷毛狗，卷毛狗有什么好的。你的脸色很坏，你睡得太少了，这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”

说到这时候，她歇了口气，我趁机插进去：“好的，那我现在就去睡觉。”我终于能逃掉了。

我们从来不谈论跟我们相关的事情。

告别的时候，我们亲吻了对方脸颊左右的空气。我们不接触彼此的身体。我不记得母亲什么时候抱过我，抚摸过我，安慰过我，触摸过我。小时候她经常扇我耳光。这是我记忆里我们唯一的身体接触。

我回到旅馆，毕尔格先生说：“罗森鲍姆女士，前不久我在阿尔第遇到令堂，真让我吃惊，她还是那么硬朗！还是那样仪容端正，腰杆笔直。您知道吗，您跟她越来越像了。”这时候我实在支撑不住了，我需要的是洗一个热水澡，以及小冰箱里的饮料。

为了她的八十岁生日，她宴请了客人。来的都是老太太。在这个圈子里，在某些时候，我算得上一个“模范女儿”：我本人在报社工作，丈夫是个高收入的牙医。于是我就会听到这样的话：“我女儿过得非常好。”要么就是：“最近报上登了一篇妮娜写的关于绿色和平的文章，整整一版呢。”这一次她说的是：“明天妮娜要到意大利去，报社派她出差。”这当然会让那帮老太太赞叹不已。

不错，我确实是要去米兰，但并不是出公差，而是去见弗洛拉。几个星期之前，我在纽约认识了弗洛拉并且爱得如火如荼。这一次我们想验证一下在我们之间擦出的闪电还能保留多少。在那第一个晚上，当她来到那个聚会上时，伴随着第一句话，第一个目光，那道闪电落在我俩之间。路德维希也在场。我们，我和弗洛拉，面对面站着，注视着对方，不停地聊下去——幸福和惊喜让我们都有些忘乎所以了。她四十岁，单身，曾是很多个已婚男人的情人，还有过一段跟女人的爱情，时间很短——而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过。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个念头，但是我会怀着一点嫉妒看着那些爱恋相拥的女人，那与纯粹的朋友之间的拥抱是很不相同的。多年以来，我一直感觉到一种模模糊糊的渴望，渴望得到一个女人的爱。我看到弗洛拉，看到她椭圆脸，黑黑的眼睛，于是我被她吸引了，我

是那样爱她，以前我只对男人有过这样的感觉。而她也热烈地回应了我。路德维希飞回德国去了，我留了下来，而且跟她一起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缠绵、最激动、最美丽的一个星期。我完全没有想到，原来与一个女人拥抱、爱抚是这样奇妙。我注视着我的母亲，想：你只会将我推开，现在，也许我应该得到补偿了。她问我：“你怎么这样看着我？”“没什么。”我说，心想：如果你知道这些会怎么样啊！不过你是不会知道的，谁都不会知道的。只有路德维希有一点点察觉，但是他对我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，不会追问我的。

路德维希有他的生活，我有我的生活。我们每星期一起吃几次饭，有时在他那儿，有时在我那儿。我们的关系像朋友一样，很简单。前几年，我们的激情不知怎么就消失了，爱情也没有了。我们的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，搬出去了，我也不想念他们。他们都是帅气而张扬的小伙子，穿名牌衣服，头发理得短短的，但打理得很好，被他们伤过心的女孩子多得数不过来。他们不需要父母，我们也不需要他们。我们互相通电话，偶尔往一起凑凑，不过如此。我感慨万千，过去的二十四年我都做了些什么啊，这么长的岁月里，“我”又在哪里？我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房子，这让我感到很舒服。有时觉得寂寞，有点失落，但我从不孤独。我知道，并不是一切都已结束